

威爾遜氏略傳

唐進譯

載科學第十七卷第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中國科學社刊行

威爾遜氏略傳 (Ernest Henry Wilson)

芮德 (Alfred Rehder) 原著

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學研究員 唐進譯

千九百三十年之八月十五日阿諾德森林植物園主任威爾遜氏遭汽車意外猝然去世之消息傳來，其友人與同僚聞之皆不勝驚悼。蓋氏正值壯年時代，今則離其畢生之事業以去矣。

氏以千八百七十六年之二月十五日生於英之戚平開幕屯 (Chipping Campden)，爲亨利 (Henry) 與愛尼威爾遜 (Annie Wilson) 之長子。自學校卒業後入瓦克協郡 (Warwickshire) 之赫氏園藝公司。千八百九十二年被介紹至伯明罕植物園爲管理，乃一英俊之園藝家也。氏任此職時以其餘時入該地之專門學校研究植物學。旋經教育委員會之考試以成績優良得英后之獎金。千八百九十七年之一月入邱皇家植物園，亦以工作勤勉爲人贊許。是時氏友勸之專攻植物學，氏以宿好此不久離邱植物園而往南瑟心頓 (South Kensington) 之皇家理科學院研究植物，自冀成一植物教師也。

於此時也韋趣公司以覓派往中國搜集種子及新鮮植物之適當人材托諸邱植物園，氏當此選。千八百九十九年之四月，氏經波士頓與舊金山而至中國。彼之主要任務爲

探尋空桐樹 (*Davidia involucrata*) 之產地與採集其種子。氏知亨利博士 (Dr. A. Henry) 於二十年前曾見此樹於湖北，乃至雲南 思茅 訪亨氏。抵香港 後折往安南 之海防 以至思茅，遷延多時，復以政局不靖備受艱苦，然後始達思茅，得亨氏許多指導與幫助，乃還香港。翌年歲首抵上海 溯江而上以達宜昌。招亨氏之舊從引往產樹之地。氏至其地，大失所望，蓋所有空桐樹于近數年中砍伐已盡，僅存空幹殘枝耳。氏乃於其附近採集植物標本，并希尋得此樹，後卒於另一地發現盛放之花。是年秋採集多量之種子。千九百年與千九百零一年之間，以宜昌 爲中心在湖北 採集鮮活植物，及大宗新奇之觀賞植物，且得大批之植物標本焉。千九百零二年之四月氏返英國，是年五月八日與愛倫 結婚，威 夫人幽靜而無矜張之氣，夫婦感情極爲融洽。氏處此環境，喜作其遠邦遊記。氏有一女，前歲與紐約 農事試驗場職員喬琪 結婚。韋趣 公司以氏第一次在中國 採集之成績甚優，決請氏再至中國。乃於千九百零三年之一月首途，爲其第二次之遠遊。三月二十二日抵上海，即出發往蜀北，以嘉定 爲中心。先往打箭爐，自此北達松潘。此次除得多量之植物外，復得 *Meconopsis punica*。千九百〇四年，漫遊蜀西 一帶。翌年五月返英，在韋趣 樹苗公司之亢布兀特 苗圃照料其輸入之植物。數月後任邱 植物園之臨時助理，襄助整理并檢定其標本。總計數次採集得種子與鮮活植物約二千號，植物標本約

二千號之譜,其中新種甚多.千九百〇六年之一月,氏任英倫皇家學院植物部助理之職.

氏在中國採集之名譽聞於遐邇.余堅特教授 (Professor C. S. Sargent) 意欲氏再至中國,專爲阿諾德森林植物園採集.氏乃於千九百〇六年之十二月往阿諾德植物園,歲尾首途來華.翌年二月四日抵上海,即往宜昌,四月抵湖北西南部.此地海拔七千尺,時新芽未放,山凹中尚有積雪.此次發見白皮松在中國中部之野生地.氏於餘時復往鄂西各處漫遊,冬季返宜昌度歲.千九百〇八年西上入蜀,仍以嘉定爲中心,周遊於蜀西各地.曾至岷山,瓦屋山而以峨眉山爲其最感興趣之地.氏在此所得植物學之智識不少.是年年底離川東下.千九百〇九年之四月離中國.五月十五日抵英,九月返阿諾德森林植物園.

氏于千九百〇八年採得之松科植物均未有果,乃有再來中國之必要.千九百十年首途,爲其第四次之遠程.取道西比利亞經莫斯科達北平,自此往宜昌,時爲五月底.氏之舊日隨從早得此消息,故途中毫無耽擱,於七月二十七日安抵成都.八月初出發松潘採集,不久返成都.預定八月中再來掘取王百合 (Regal Lily),氏等行經絕壁之山徑時,猝遇山崩,氏爲石塊所創,其右腿膝下部折爲兩段.然此地距成都尙有三日之程,臨時以其照像機之三腳架爲夾板繃裹其腿,如是至成都就醫.此時傷處已被細菌侵入,故六週以

後，斷肢尙無連接之象，而其腿反伸長。醫士等乃繼續阻止細菌之增長，曆三閱月氏方拄杖而行。不久返美。千九百十一年之三月抵目的地，在波士頓醫院靜養數週。此時腿已全愈，然其右腿約短二寸，乃穿一特別之厚底鞋始能行動自如。千九百十年川西之松科植物均已結果，而與王百合根均爲其助手採得。是故氏雖備受艱若，然此行之目的仍圓滿無缺也。

氏於此兩次之採集所得標本爲四千七百號，共六萬五千份，種子一千五百九十三份，鮮活植物與枝條等爲一百六十八份，關於植物生態及饒有興趣之像片爲數達八百五十張。

千九百十一年之三月至千九百十三年之冬，氏常在阿諾德植物園整理及研究其所採之標本，并與芮特氏協同著作余氏主筆之威氏四川植物誌 (*Plantae Wilsonianae*)。

千九百十四年氏往日本考察，二月與四月往南部專研究櫻桃，曾在一園中發現八十種園藝變式，氏搜集六十三種。四月至五月氏在彼邦之中部採集，而七月與八月則在本島 (Hondo) 庫頁島 (Saghalin)。秋季仍返中部，年尾兩月專在四國 (Shikoku) 島考察。此行共得標本二千號及副號標本照相六百張，并採得大宗日本櫻桃標本與種子，乃於千九百十五年之一月返阿諾德森林植物園。

千九百十五年之一月以至於千九百十六年，氏除整理及

研究其日本標本外,仍協助著作威氏四川植物誌最末一部於千九百十七年之一月出版。

千九百十七年一月,氏第七次往遠東。二月及三月往琉球考察,四月往小笠原 (Bonin) 羣島。五月離此往朝鮮,與中井猛之進博士同遊數次。在此一年中幾走遍其全境,且至南部之圭兒派來島 (Quelpaert) 及達級蘭小島 (Dagelet) 採集。是地植物大概與日本相似。氏在日本南部度歲。至1918年一月乃往台灣,曾至 Mt. Arisan 考察遠東最大之樹木台灣杉之原產地。且登摩理絲山 (Mt. Morrison) 之頂 (高出海拔一萬三千零七十二尺)。四月氏離台灣返日本,曾至九州島之哥羅曼城 (Kurume), 乃專為研究其二百五十種之變式杜鵑花 (Kurume Asaleas)。氏於五月第二次往朝鮮,直至九月二十八日又返日本由此再至台灣島,是年二月中離台灣返日本,稍住後返美,於千九百十九年三月十七日抵波士頓,此行採得植物標本三千二百六十八號,共三萬份,及照片七百張,且搜集大宗種子與鮮活植物而歸。其中最有趣之植物如台灣杉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琉球松 (Pinus luchuensis), 疎葉檜 (Juniperus taxifolia) 及亢匿西杉 (Cunninghamia Konishii) 均於此時採得。

千九百十九年之四月,氏被任命為阿諾德植物園之副園長。千九百二十年之七月,氏起程往澳洲新西蘭印度中非洲等地遊歷。先至英,自此首途往澳洲,曾至澳洲各植物

園,并作數次採集,千九百二十一年之二月及三月,氏在新西蘭達司馬尼亞,旋仍返澳洲,自此於五月往新嘉坡又至檳榔嶼仰光及加爾各答等地,並調查其北部及西北部之森林狀況,曾參觀羅克諾 (Lucknow), 撒哈拉坡 (Saharampur), 拉霍 (Lahore) 等地之各植物園,及檀老屯之森林專門學校,八月至孟買,由此往錫蘭,旋至尼祁利山,並至屋塔高蒙 (Ootacamund) 及可益莫拔脫 (Coimbatore) 等地,十一月四日,氏由孟買經東非洲之蒙巴薩,往英領東非洲之那洛比曾至尼亞探尋高檜林 (*Juniperus procera*). 千九百二十二年之歲首氏往葡領非洲并往羅特西亞觀維多利亞瀑布,二月二日抵布勒陀利亞再往德班及開普敦等地,四月七日駛往倫敦,五月往愛丁堡,而於七月至法國,八月十五日由利物浦駛行返美,此次得照像五百二十二張,并於所到之處採得大宗標本,氏於此行之主旨專為阿諾德植物園與世界各植物學機關互相接觸,并與世界植物學家園藝學家及森林學家以多少之印象也,千九百二十七年園長余堅特去世後,氏乃被舉為該園之主任。

千九百三十年八月十五日威氏夫婦探其女公子返,汽車行經華色司德 (Worcester) 時,車輪為落葉所滑,車離正路而入邊路,與木欄相撞,車自四十尺之峻峭之山崖墮落,威夫人於救出時已氣絕,氏昏迷不醒,不及至醫院而死於途中。

1911
1899
12

氏之主要園藝學及植物學上之貢獻爲其歷次在中國採集之成績。自千八百九十九年至千九百十一年中，幾常時在中國，人以氏常時住居中國且熟悉中國情形，每以“中國”威爾遜稱之。氏來中國凡四次，而至遠東凡六次。其中最後兩次，則專往日本。氏生而爲一採集家，天賦強健之體格，精神健全，意志堅強，且深好植物。彼相繼採得之植物與作栽培用者爲數較任何人爲多。對於管理隨從人之能力，氏特具天才。故於數次遊歷，未嘗經重大之困難也。彼輸往歐美作栽培用之植物而爲從前所無者達萬餘種。所採植物標本約有一萬六千號，包括多數之副號標本，故世界各大標本室中均藏有氏之標本，而氏所採之栽培植物溫帶及亞熱帶之各植物園中幾均有之，爲數甚多，茲不備載。

氏往各地漫遊時，尤注意該地之森林狀況，曾發表許多論文。關於各國之森林問題有重要之供獻與建議。如對於朝鮮者有“鮮朝之森林及造林事業之簡要報告”一文。千九百十九年刊印 (A Summary Report Forestry and Afforestation of Chosen)。關於東非洲者有“墾野之土產森林樹木”一文 (Indigenous Forest Trees of Kenya)，千九百二十二年刊印。關於南非洲與澳洲者則著有“北部樹木生長於南部”一文 (Northern Trees in Southern Lands)，千九百二十三年刊印。此外對於主要栽培樹木方面亦極有供獻也。

氏任阿諾德植物園主任，除繼續余堅特前園長之事業

外尤能使該園繼續向前發展與進步。此外氏對於園藝方面亦極有興趣，曾被舉爲美麻省園藝學會之保管委員，及其他諸重要委員會之委員，且被舉爲該會出版物“園藝”之編輯顧問。氏并樂於出席各國園藝學會之演講，關於阿諾德植物園事業尤津津樂談也。氏雖好活動，然于暇時作文字上之工作不少。各園藝雜誌及植物雜誌常有氏之投稿。此外發表關於園藝學及植物學上之書籍亦復不少。氏以遊歷中國之經驗，著“一博物學家在中國西部之經歷”(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植物採集”(Plant Hunting)及“中國，庭園之母邦”(China, Mother of Gardens)。關於觀賞植物氏則專重喬木與灌木，著有“庭園之珍品”(Aristocrats of the Garden)，“庭園之更要珍品”(More Aristocrats of the Garden)，“珍奇樹木”(Aristocrats of Trees)，“美洲之最大花園”(America's Greatest Garden)，此文專描寫阿諾德植物園，對於植物學方面著有“日本之櫻桃”(Cherries of Japan)，日本之松杉植物 (Conifers and Taxads of Japan)，“躑躅誌”(與芮特合著)(A Monograph of Azaleas)及“遠東之百合花”(The Lilies of Eastern Asia)，氏之著作，文筆流暢。關於植物方面之著作，尤力求正確；不但披閱多數之乾標本，且參考其野外之生長狀態。雖極通俗之書，亦發揮盡致，一字一句，令讀者感到興味；且於較重要部分均列舉各國之精美像片，益使讀者不忍釋手。

氏得各方之獎章甚多。千九百〇六年十一月六日以其

園藝學上之重大供獻韋趣公司(Veitch & Co.)贈以獎章,千九百十三年得維多利亞園藝榮譽獎章,并得喬佛蘭聖嚇蘭金章,喬治老勃白色獎章,紐約園藝學會獎章,美麻省百年一次之金章等,千九百十六年美國哈佛大學贈予氏以名譽碩士學位,千九百三十年氏受屈靈納丹大學博士學位。氏并被舉爲美國文理學會之會員,及各科學學會與園藝學會之會員。關於搜集中國植物之成績,氏採得一金縷梅科之新屬,曾以“*Sinowilsonia*”之名以紀念之。此外約有六十種新種與新變種均以氏之名作爲紀念。

氏已別吾等而長逝矣。然其已成之事蹟,足令吾等紀念而不忘,是故氏之身雖死,然其發見之新植物與園藝上之供獻,雖歷千百年之後,尙能令後之來者景仰不已也。

